



百花迎春

(相声集)

农村文化室演出丛书

日 花 迎 春

(相 声 集)

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

百花迎春
(相声集)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中山人民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.5印张 30,000字
1978年4月第1版 1978年4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14,000册
书号10111·1121 定价0.11元

目 录

百花迎春.....	常贵田 (1)
老站长.....	马 季 (6)
红色园丁.....	姜 昆 赵殿璽 (19)
青春赞.....	姜 昆 (32)

百 花 迎 春

常 贵 田

- 甲 我们全军文艺会演，是文艺战线上的一件大喜事。
- 乙 打倒“四人帮”，百花齐开放。
- 甲 在毛主席“双百”方针指引下，真是鲜花朵朵，绚丽多彩。你看：同志们带来了戈壁红柳、雪山白莲、东北蔷薇、中原牡丹、陕西玫瑰、浙闽水仙，长城脚下桃、杏、李，珠江两岸荷、桂、兰。
- 乙 真美呀！
- 甲 在“四人帮”猖獗一时，独霸文坛的时候能够百花盛开吗？
- 乙 根本办不到。
- 甲 就说你这朵花儿吧……
- 乙 我在“四人帮”眼里还算朵花儿啊？他们是扼杀曲艺的。是拿开水浇花，要花烂。
- 甲 原来你在舞台上多么活跃呀，你这优美的动作，清脆的语言，真好比惹人爱的……
- 乙 什么花？
- 甲 红蓼花。
- 乙 我可不敢当。
- 甲 这是学名。
- 乙 那么俗名叫……

甲 狗尾巴花。

乙 花不错，名字差点。虽然比不上芍药、牡丹，那怕是仙人掌一类哪。

甲 不管什么花，“四人帮”是连掐带折，连踩带毁都成“刺梅”了。

乙 刺梅也是一种花。

甲 不，他们想法挑刺，挑来刺去这节目没啦！

乙 这么个“刺没”啊！

甲 他们利用职权，帽子满天飞，棍子遍地打。好歌好戏只要不是为帮所用，一概否定。

乙 象我们部队创作的《长征组歌》是歌颂红军的好节目。

甲 江青说是大毒草，“那是为老师们评功摆好的。”

乙 他们就是想打倒我们革命老一辈。那《游击队歌》：“我们都是神枪手……”

甲 “单纯军事观点”。

乙 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写的多有气魄！“雄赳赳，气昂昂……”

甲 “打洋人听着不舒服”。

乙 历史歌曲全不让唱，那么现在创作的歌曲《马儿，你慢些走》：“马儿你慢些走啊……”

甲 “反动！大跃进要快点儿，怎么叫马儿慢点儿走哇？再说你们是处处都看不起女的呀，连马都要男的。”

乙 没有这词啊。

甲 “马儿，那不是马的儿子吗！大男马主义！”

乙 咳！这挨的上吗！？

甲 “嗯，不许唱儿马要唱骡马，人家海军唱的不就是骡马嘛。”

乙 海军哪有这么一支歌呀？

甲 “就，那个克马一支歌。”

乙 啊？那是《克拉玛依之歌》，歌颂石油产地克拉玛依的。

甲 “唯生产力论，以后也不准唱。”

乙 这歌也完了。

甲 《洪湖水，浪打浪》广泛流传、家喻户晓，咱们敬爱的周总理最爱唱。

乙 对，那是歌剧《洪湖赤卫队》的选曲。

甲 可江青说这个戏“坏！很坏！坏得很！”

乙 为什么？

甲 “这个戏歌颂谁不是很清楚吗？”

乙 他们把矛头对准象贺龙同志这样的老革命家。

甲 “四人帮”的亲信也大打出手，说什么“这个戏要演就必须搬搬地方，换换事件，改改情节，变变曲调。”

乙 那就没了！这个戏就是湖北的事儿。

甲 “可以改山东嘛。”

乙 湖北有洪湖。

甲 “山东有大明湖。”

乙 写的是韩英。

甲 “改成写江青。”

乙 啊！目的在这儿呐。韩英领导赤卫队。

甲 “江青领导棒子队。”

乙 打砸抢啊！

甲 江青在文艺上就是个打砸抢的能手。他用这三手把革命文艺成果有的打成大毒草，有的砸烂，改的面目皆非，有的抢到她手据为己有，作为她篡党夺权的“政治资本”。

乙 革命现代戏就是她抢过去的。

甲 她是抢了红灯，偷了椅子，霸了杜鹃山，占了龙江水，绑架了郭建光，劫持了严伟才，解散了娘子军，拐骗了追剿队，暗杀了白毛女，枪毙了小姐妹。

乙 江青就是文艺恶霸。

甲 《白毛女》是延安时期产生的好戏，毛主席、周总理多次观看给以肯定。可江青说歌剧《白毛女》“丑化贫下中农”不能演。说舞剧是她发现的。

乙 舞剧《白毛女》也是毛主席、周总理看了肯定的。

甲 “你们不知道哇。为这个戏，我绞尽脑汁，杨白劳棉袄上的补丁都是我让补的。”

乙 她让补的？从开始杨白劳穿的就是补丁衣服。

甲 “那么……我让他们又改了个地方，喜儿的破袖口我让撕的，大春鞋上的那包头儿都是我让打的。我淌了心血。”

乙 打个包头儿淌心血，这要钉个前掌你得吐血！

甲 毛主席洒下雨露滋润，周总理关怀成长的朵朵鲜花眼看被虫吃鼠咬，是华主席除了“四害”，拨开云雾使鲜花重见阳光。

乙 大地回春花更美，姹紫嫣红添新卉。

甲 象您这样老花是重新开放。

乙 “四人帮”扼杀曲艺这门艺术，可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经过斗争，我们创作演出了一些作品，受到工农兵的欢迎。“四人帮”妄图一棍子把我们打死，我们经过风雨的磨炼，不但没死，更壮实了。

甲 我要知道您有这样的经历，我决不把您比做狗尾巴花。

乙 那我应该是什么花呐？

甲 按您的经历，您可以说是棵不怕风吹雨打，不怕霜冻雹
、 砸，芳香浓郁，永不憔悴的……

乙 万年青？

甲 死不了！

乙 咳！

老 站 长

马 季

甲 同志，我找一个人。

乙 这位说话怎么这味啊？

甲 我说的是我们家乡话。

乙 你家乡是哪儿的？

甲 河北上海。

乙 河北上海？

甲 河北省上游公社海子大队，河北上海。

乙 这谁听得懂啊。你上这儿找谁呀？

甲 找我们站长。

乙 站长？

甲 我们站长不简单，最近华主席接见过，邓副主席和他握过手。

乙 呵！一定是一位模范人物。

甲 当然了。

乙 站长叫什么名字？

甲 提起他的名字，你也有过耳闻。

乙 叫什么？

甲 臭老九。

乙 臭老九哇？！

甲 这是“四人帮”给我们站长起的名字。

乙 这是对知识分子的诬蔑。
甲 更可恶的是他们还给站长勾了副脸。
乙 勾个什么脸？
甲 说我们站长是一知半解的大草包。
乙 诬蔑知识分子不学无术。
甲 说我们站长是粪坑里的皮球。
乙 这怎么讲？
甲 说他臭还一肚子气。
乙 当然要生气！
甲 说我们站长是苍蝇的世界观。
乙 这怎么讲？
甲 哪臭往哪叮。说我们站长是属王八的。
乙 又怎么讲？
甲 一会不敲打就要伸脖子。
乙 不象话。
甲 说我们站长……
乙 别说了！一句好话没有。
甲 我看“四人帮”是屎克螂打嚏喷——
乙 怎么讲？
甲 满嘴喷粪。
乙 对！
甲 眼镜蛇打嚏喷——
乙 怎么讲？
甲 满嘴喷毒。
乙 可不是吗。
甲 敌敌畏打嚏喷——
乙 怎么讲？

甲 它……它就是毒哇！

乙 都没法说他们。

甲 我这是为我们站长打抱不平。

乙 你们站长就是知识分子？

甲 对！老知识分子，共产党员，农业科学院的专家，对祖国的农业发展做过贡献。

乙 那怎么是站长？

甲 他二十年如一日，就在我们公社办点，帮我们办起了科学研究所，兼任了我们的站长。

乙 噢！你们站长是研究什么的？

甲 虫子。

乙 虫子？

甲 你没种过田，你就没体会，农作物害虫不下几十万种，破坏农业可厉害了。

乙 是农业发展的大敌。

甲 就说常见的蚜虫吧，一来就是一大片，吃起庄稼来吱吱吱吱吱吱没个完，比你饭量还大了。

乙 你别拿我比呀，害虫多了就打药。

甲 害虫抗药性能越来越强，药量小没有用。

乙 多打呀！

甲 打多了粮食有毒，人吃了受害。

乙 那怎么办？

甲 我们站长带着我们专门研究这个问题。十几年摸索了以虫治虫的办法。

乙 呵，让益虫消灭害虫？

甲 对！

乙 这办法好哇。

甲 这是我们站长发现的，近几年他又和花大姐交上了朋友。

乙 花大姐？

甲 虫子。

乙 也是虫子？

甲 学名叫瓢虫，老百姓叫花大姐。小家伙个不大，翅膀有七个花点，专门吃蚜虫。那花大姐看见蚜虫就象你看见肉饼似的。

乙 你老拿我比喻干嘛。

甲 这花大姐要是大量繁殖成功，那农作物可除了大害了。

乙 这项科研是关系到农业发展的大问题。

甲 站长风里来雨里去，地头观察、实验室里分析，决心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放在这项研究上，为农业学大寨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乙 这样的专家工农群众是非常欢迎的。

甲 （哭）

乙 怎么说着说着哭上了？

甲 我不是哭。

乙 还不是哭哪？

甲 我是恨！

乙 恨什么？

甲 可恨万恶的“四人帮”为了篡党夺权，破坏我们的科学研究事业，说什么没有科研照样长庄稼。

乙 胡说八道！

甲 最后在我们站长身上下了毒手啦。

乙 怎么了？

甲 把我们站长逼成女的了。

乙 啊！站长不是男的吗？

甲 是啊！男的也得生孩子。

乙 没听说过！“四人帮”破坏科学事业，打击科技队伍，陷害革命的知识分子是肯定的。可怎么把站长逼成女的呢？

甲 这么回事，我们站长发表了一篇关于瓢虫研究的论文，“四人帮”知道了，立即派了两个黑秀才写评论。

乙 黑秀才谁？

甲 都姓帮：一个帮手，一个帮凶。

乙 都是帮派体系的成员。

甲 他们说科研成果是“四人帮”路线的胜利。

乙 归功他们了？

甲 论文发表证明臭知识分子没有用处。

乙 没用？论文发表证明了知识分子的作用。

甲 不！他们硬说站长是没有文化的普通社员，是个女的。

乙 这是弄虚作假。

甲 我们站长弄成女的了。

乙 那怎么生孩子了呢？

甲 站长的论文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，国外来了一位生物学家叫艾伦斯，要跟站长会见进行学术交流。

乙 那就得去呀！

甲 去不了，他不是女的。

乙 那就换个女专家去！

甲 我们站里全是男的。

乙 那就随便找个女同志。

甲 一问三不知也麻烦。

乙 那怎么办哪？

甲 那个帮凶跟人家解释，“艾伦斯先生，我们站长目前不能和您会见。”

乙 为什么？

甲 “因为他正生孩子。”

乙 嘿！

甲 艾伦斯没见到站长不死心，过了一个多月又来了，再次要求会见。

乙 还是不能见哪！

甲 那帮凶又出来解释，“艾伦斯先生，站长目前仍不能和您会见。”

乙 又为什么？

甲 “他又生一个。”

乙 又生一个？

甲 艾伦斯还是不走，要求见见研究站其他成员。

乙 “艾伦斯先生，其他成员也不好见。”

甲 “怎么？”

乙 “他们都在生孩子。”

甲 这成产科医院了。

乙 这“四人帮”什么丑事都办得出来。

甲 我们站长对“四人帮”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，恨在心上。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。

乙 对！早看出他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。

甲 （哭）

乙 怎么又哭上了？

甲 我不是哭，我是恨！

乙 又恨什么？

甲 “四人帮”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是逐步升级，对我们站长

步步紧逼。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拆散了我们的研究站，一批批专家都改行转业了。

乙 那你们站长呢？

甲 别提了，逼的没办法，上调了。

乙 啊？上吊了！

甲 可不是吗？

乙 这样死的太冤了。

甲 谁死了？

乙 他不是上吊了吗？

甲 是啊！上边来个人把他调了。

乙 ……调工作了？

甲 就是有意把我们的研究搞垮。

乙 给他调哪儿去了？

甲 调到山沟大学。

乙 山沟大学？

甲 就在深山沟里头！

乙 那搞什么专业？

甲 放火专业。

乙 没听说过，专门研究放火。

甲 这个地方房无一间、地无一垄，来这先得学会放火烧荒，好开垦种地呀。

乙 呵！那就是放弃专业，专门劳动？

甲 我们站长不怕劳动，他是庄稼人出身，白天地里干活，晚上抽空逮虫子，煤油灯底下继续研究。

乙 创造条件，坚持科研。

甲 手里攥着花大姐，心里想着三年之后，力争实验结束，把花大姐繁殖成功，可以大面积应用。

乙 订出了三年的规划？

甲 越想心里越痛快，越看花大姐越喜欢，喜欢的他都爱不张手。

乙 不！那叫爱不释手。

甲 爱不张手！

乙 怎么不张手？

甲 一张手就飞了。

乙 嘿！

甲 没过几个月，白手起家土法上马，实验室盖成了，标本室建好了，花大姐的宿舍也有了。

乙 花大姐还有宿舍？瓶子里养不就行了吗？

甲 养几个？三年规划，大面积应用，一屋子花大姐还不够呢！

乙 这就为推广做准备！

甲 我们站长用自己的生活费买了蜂蜜，挨着个的喂，天冷了捂着点，天热了开开窗，你看吧，绿豆大的花大姐，一个一个长的跟篮球似的。

乙 有那么大个吗？

甲 显微镜底下。

乙 放大了。这花大姐养的够肥的。

甲 我们站长累的够瘦的。

乙 总算有了成果呀。

甲 （哭）

乙 你怎么又哭上了？

甲 我不是哭，我这是恨。

乙 恨什么？

甲 我们站长没白天没黑夜，辛辛苦苦为农业发展做贡献。